

怀故人

# 难忘的会面

——怀念安家正先生

基国瑞

安家正先生是我非常崇敬的文人，他有两点让我敬佩之至：一是自觉地、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对烟台地方文化的热爱、关心、发掘和弘扬；二是以忘我的态度写作，著作等身，身患重病仍不松懈。

况且，他还是文人中的豪士，心胸似壮阔的大海，总是激情翻滚，每言又如江河滔滔，不可遏止，且总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书生意气，直抒胸襟，不藏不掖，快言快语，这更是我喜欢和敬佩他的地方。

前几年，他在原烟台教育学院教师宿舍居住的时候，我曾去看过他几次。那时，他行走已不太方便，每次活动是靠着一把特制的高脚凳子，先用两手把凳子向前挪动一下，然后两脚再跟进一步，视力也十分模糊。我看了很觉心酸，不自觉地扶上一把。可他并不在意，畅意交谈，话题总离不开烟台文化和他的创作，言语所及，每每情真意切，慷慨激昂。一介书生有如此热烈的地方文化情怀，实在让人感动，这让我有了为他写点文字的冲动。

2021年的冬季，一场大雪过后，我驾车拜访了他在磁山的新居。此前，我通过他女儿告诉了他此行的目的，并出了一个题目，谈谈他的人生之路和创作之路。

安老的新居环境幽雅，房间不多也不大，向阳的一间是他的卧室兼书房。冬日的阳光穿过玻璃，把房间照射得异常明亮。靠窗的地方安放着他从旧居搬过来的土黄色老式书架和同样老式的不大的书桌。他坐在椅子上，脸朝向门的方向，看我进来，热情地大声招呼，费力地抬了抬屁股，但终于没有站起来。他的夫人，也是我的莱州老乡邹老师，连忙解释：“老安刚出院，行动还不是太方便。”

思想活跃的人，有个性的人是不会被采访者的题目所束缚的。“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相识的？”他微笑着大声地先开了口。

冷不丁问道，我一时无以对答。他却自问自答了：“是1988年！那时你还在掖县（现莱州市）宣传部工作，山东人民出版社组织出一本胶东风光散文集，许平社长带着一帮作家到了你那里，县里指派你接待并承担云峰山的写作任务。那时，你还很年轻，特意为我们从海上弄来大螃蟹，在伙房煮熟，用大脸盆把黄澄澄、香喷喷的大蟹子端到我们宿舍里，又一个个塞到我们手里，你的热情、真诚给我留下了很好的第一印象。在云峰山上，你对云峰山的解说更让大家称赞，为此我还特意了解了你的身世。”

安老师就是有着充沛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病中也无稍减。他说的这件事，我真的早忘记了，但他的旧事重提，却让我觉得很温暖。

那次交谈中，我得知他的求学经历

十分坎坷，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他求学的学校和地点不断变动，他的中学时代是在青岛度过的，但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是学习尖子，是学霸，是才华横溢、全面发展的明星。

那天，我俩的心情都很好，聊起来无拘无束，天马行空。不知不觉间，他把自己与邹老师的恋爱秘史也暴露了：在曲阜师院（现曲阜师范大学）就读时，他因才情横溢，被聘为校报编辑。因他是学文的，在编辑数学方面的文章时出了纰漏。于是校方就从数学系找了一位才貌双全的系花，来参与编辑部的工作，这位校花就是邹老师。当时，两人一个是郎才，一个是才女，两厢倾慕，终成眷属。他讲的这事，虽已时过50多年，但安老的脸上仍充满了甜蜜，而年近八旬的邹老师，也有羞涩之情。

因为谈得投机，安老不自觉地介绍了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他还在文登工作，因为他那时已文名极盛，被借调到反映天福山起义的剧本创作组。这个平台给了他展现才华的机会，他与其他同志一起创作的这个剧目参加了全省的大会演，并大获好评。当时的省委书记白如冰亲自接待剧组人员。剧本创作初战告捷，他说起这件事，还有些喜气洋洋。

让我至今不能忘怀的是，本来是采访他的，他却大谈对烟台文化的关心。他说：“听说现在正在对所城进行改造，我在那里居住了好多年，对那里的历史很了解。这次改造要把一些文化元素保留好，千万不能丢失。”“我现在居住的磁山是个有故事有文化的地方，已经有了一些开发的想法，要找机会告诉他们。”我觉得，烟台的文化已经渗透到他的骨子里去了，而他对烟台文化的关心和热爱，已经成为生命的自觉。

……

两个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之人的会面，有问有答、有交流、有探讨、有碰撞、有升华，宛若溪流淙淙，没有停顿，恰似冬日见花，喜气满满。不觉日近正午，虽是谈意仍浓，但我自觉应让出院不久的人休息，只好忍痛割爱坚辞离开。可是，关于安老创作之路的采访，还没展开呢。好在我有他多年前出版的白皮的十卷文集，有他近年出版的彩版的十几卷文集续集，还有这次见面时给我的两本新出的精装图书。我想，先好好研读，约他改日再聊吧。没想到，因为疫情的延宕，我的采访也就拖了下来。更没想到，这是一次再也不能完成的采访，那次见面竟成永别。思念至此，不禁眼眶一热。

好在，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成功的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他的二十几卷的文集，是留给烟台和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他用自己的著作树立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写下上面的文字，作为对烟台一位卓有成就和贡献的文人的追思和怀念。

# 忆梦溪

李镇

梦溪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5年来，她的音容笑貌一直鲜活地浮现在我面前，我总觉得她并没有走远。

我和梦溪是发小同窗，她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胶东农村。她的父亲是抗战老兵、三等甲级残疾军人，母亲患腿疾行走不便。兄弟姊妹五人，她是老小。梦溪命运多舛，母亲生她的时候难产，她的降生给生活拮据的家庭带来了喜悦，也带来了忧愁，父母曾一度萌生将她送人的念头。

小学二年级时，梦溪的父亲因病离世，落下沉重债务，窘迫的家境更是雪上加霜。初中毕业后，梦溪到离家40多里外的牟平四中读高中。高中二年级上半年，她跟随大哥转学到新疆博乐二中读书，自此我们就断了联系。

和梦溪再次见面，是25年后的2013年秋天，在一个朋友儿子的婚礼上。老同学相见，没有过多的客套和拘谨，她依旧是快言快语，风风火火。原来，高二时她随大哥到博乐二中读书，高三时她又被在山东大学哲学系就读的二哥接到济南二中继续求学，1992年她考上了山东大学。1999年开始，她辗转职场，先后涉足多个行业，每到一处都干得风生水起。

这次邂逅，开启了我们共事两年的美好时光。2015年春节前夕，我接到了梦溪从山西打来的电话。她临危受命，出任一家旅游景区总经理，邀我到景区相助。起初，对她的美意我是婉拒的，她没有气馁，此后多次通过电话和微信跟我沟通。她的盛情我无法推却，思忖再三，答应了她的约请。

2015年阴历正月十三，春寒料峭。当我们长途跋涉赶到位于太行山褶皱里的平顺县城时，已是夜色阑珊。我们迎着簌簌飘落的细碎雪花，沿着刀削斧劈的挂壁公路走进了景区。

第二天清晨，我还在酣梦中，景区负责营销的王经理就急火火地敲开我的房门，他说领导要到各地的集散中心考察，让我们同行。当我急匆匆下楼时，车子已经发动，梦溪笑嘻嘻地站在车旁。她开门见山地说：“到各地的营销中心看看，慰问一下咱们的一线营销员，拜访一下和咱们合作的旅行社，顺便签订一批协议。”

接下来的五天时间，我们一行四人从长治出发，先后辗转太原、邯郸、郑州、济南、安阳、林州等地。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每到一地，从大家对她热忱的态度上我看得出，无论是合作伙伴还是同事，都对她充满敬佩，这种敬佩是发自肺腑的，这种敬佩源自她的性情、学识、胆略和为人。

同行的王经理告诉我，梦溪从2013年来山西开始了景区的筹建推广工作。那时她担任公司副总，她的脚步跑遍了山西、河北的每一个县区，河南、山东的每一个地级市，景区营销网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回到景区后，我被安排到海拔1600多米的凌空阁酒店担任管理工

作。临行前，我们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梦溪对我的工作提出要求：“生活上，我们是同学，工作上，我们是同事，我不会因为咱们之间的友谊而降低对你的工作要求。”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当发现我工作中出现纰漏，她总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毫不留情。一次，当地卫生检疫部门对酒店例行普查时发现了一些临期果酱，梦溪闻讯当即批示，分别对采购员、库管员和我进行处理，并通报批评。

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新景区，能在强手如林的山西旅游市场中站稳脚跟，梦溪付出的努力和汗水难以想象。在她的带领下，景区内抓基础，外拓市场，旅游搭台，文化唱戏，取得了骄人的业绩，2015年荣膺国家4A级景区，跻身山西省十大新锐景区序列。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2016年初春的一天，我和梦溪休班返回烟台途中，我问：“你现在丰衣足食，丈夫又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何苦放着安逸的生活不过，抛家舍业到偏僻大山里遭罪呢？”梦溪略有沉思地回答：“人生短暂，爱拼才会赢。一路走来，给予我帮助的人太多，太多，我感念终生。我唯有笃定前行才不负重托。只是我亏欠丈夫和孩子太多，一家三口分居长治、济南、烟台三地，这些亏欠只有等我退休后加倍弥补了。”说到这里时，梦溪的眼角是湿润的。

2016年秋，我正在烟台休假，接到景区同事打来的电话：梦溪突然昏迷在工作岗位上，住进长治医院，做了手术。我怔住了，我不敢相信，这么一个风风火火的职场女强人，怎么毫无征兆地就倒下了呢？

当我赶回山西，走进梦溪的病房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她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飘逸的长发不见了，脑门光秃，脸庞虚肿。见到我，她挣扎着想坐起来，被我制止了。她依然笑着对我说：“我没事，用不几天就能上班，手头还有一大摊子事儿没处理完呢。”主治医生却告诉我，病人现在还不知道病情，她得的是四级脑胶质瘤，开颅后发现肿瘤长在脑干部位，得病原因和长期高负荷工作难脱干系。医生还说，脑胶质瘤是世界医学难题，一般人的存活期只有六到八个月。

2018年2月10日，我到梦溪家里探望她，她两眼呆滞，身形消瘦，精神憔悴，蜷缩在轮椅上。她已经认不出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梦溪。

2018年7月27日，我接到了梦溪二哥发来的微信：梦溪走了，年仅49岁。

噩耗传来，我心如刀绞，昔日的同事、朋友 and 所有熟悉她的人无不为了她的英年早逝扼腕叹息。

梦溪走了，她的芳名，永远镌刻在爱她的人心中。人们不会忘记那张纯真而灿烂的笑脸，不会忘记那个襟怀坦荡勇往直前的美丽身影，不会忘记那个“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空”的女汉子。